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挥笔颂山河

| 关山月小传 |

GUAN SHANYUE XIAO ZHUAN

关怡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挥笔颂山河

| 关山月小传 |

GUAN SHAN YUE XIAO ZHUAN

关怡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挥笔颂山河:关山月小传 / 关怡著. —广州:岭南
美术出版社, 2015.8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 国画卷)

ISBN 978-7-5362-5496-1

I. ①挥… II. ①关… III. ①关山月(1912~2000)—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474号

责任编辑: 李颖 王效云 杨靖 周章胜

责任技编: 罗文轩 谢芸

装帧设计: 杨易欣

挥笔颂山河: 关山月小传

HUI BI SONG SHANHE GUAN SHANYUE XIAOZHUAN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 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

ISBN 978-7-5362-5496-1

定 价: 45.00元

编委会

主 任	顾作义			
副主任	程 扬	吴伟鹏		
主 编	李劲堃			
副主编	许永波	李健军	熊育群	李清泉
编 委	刘金华	王 永	李若晴	陈 迹
	王 艾	戴 和	谢海宁	李 颖

序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与“新国画”运动密不可分。发端于广东的岭南画派在这场“新国画”运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以革命性、创新性的新思路，折衷中外、融汇古今，注重现实关怀、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开启中国现代绘画的新风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继“二高一陈”后，以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更是把岭南画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岭南地区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基地之一，培养了许多影响21世纪中国美术进程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延续岭南画派的艺术精神，践行着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重镇。

对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研究中，岭南画派一直是被关注的，但系统完整的广东现当代画家传记著述却较少见到。梳理这些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他们的探索过程，总结他们的创作思想，对于推动广东美术创新发展，增强广东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丛书。

丛书根据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甄选了20多位现当代画家作为传主，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讲述艺术家活动及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使读者重回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岁月。丛书遵循从史到论，论从史出，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剪裁，注重围绕史料开展研究，力求科学严谨地再现各位传主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学术贡献和历史影响。丛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大量由家属提供和从档案中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珍贵。

对岭南近现代画家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是广东地域美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丰富画家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广东画家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更好地促进广东美术繁荣发展。

001	一 / 命运安排
012	二 / 专心学艺
019	三 / 以画抗战
027	四 / 行万里路
047	五 / 《山长水远》
055	六 / 教学相长
063	七 / 江山多娇
071	八 / “文革”前后
077	九 / 《祖国大地》
087	十 / 真实记录
094	十一 / 无私奉献
110	十二 / 山月长明
124	附一 / 艺术年表
133	附二 / 参考资料

一/ 命运安排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乳名应新，字子云。后来他的老师高剑父先生给他改名关山月。1912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关山月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埠场镇那蓬乡果园村，时值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关籍农是乡村小学教师，晚清一个满腹诗书的旧学书生，也是个适应潮流的知识分子，他认识到帝制被推翻后，迎来的是一个新世界，所以给儿子起名字也与时代分不开。

关山月（应新）的祖父关鹤俦，是清朝拔贡，家里有十多亩田地，还有一个小书斋，后面是个小花园，种有荔枝树和梅花、兰花、翠竹等。花园门口挂着一副竹刻的对联：“为室困树，补层牵萝”。果园村18户人家，都很贫困，没有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有。应新的家庭原先属于尚可温饱的书香门第，但到了应新出世时，家道开始中落了，应新的父亲年轻时也应过试，自以为迟早可中举，为了挣一笔钱替人科考，结果替人考中了秀才，自己却名落孙山，而后来辛亥革命废除了科举制度，书香之家也破产了，剩下的只有几亩薄田。

全家人靠父亲教书维持生活。应新因其眉心长了一颗黑痣，当时有人说是吉星，也有人说是克星，父亲却不迷信。应新从小就看到勤劳的母亲每天内外不停地干活，由于名分是“小”的，还要受大母（父亲的正妻）麦氏和大嫂的欺负，父亲从来不吭声。母亲陈氏只能搂着小应新委屈地抽泣。母亲告诉小应新，她娘家在阳江县织篑山区的一条小山村，她六岁就被父母卖给人家做婢女，十多年后，好心的籍农老师把她讨回来做小老婆。应新母亲苦难的人生，在应新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产生“发誓一定要学好本领，为母亲争口气”的思想。

应新五六岁就跟着母亲干活，结网、削竹篾都会。村里妇女唯一的副业就是结网，谁家的梭子坏了，都要找应新帮忙，因为他修得又快又好。

应新六岁开始在九乡私塾读了两年书，九乡私塾于1922年改名关村小学，1924年父亲关籍农曾任过校长。

关山月1983年在《我与国画》一文中回忆道：“我从童年开始就喜爱涂鸦。”“我喜欢边玩边画，拾起碎瓦片，捡来木炭柴就在晒谷场的地上画起来。”

应新每年最盼望的是过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果园村出了一件怪事。清晨，当大家开门纳福时，发现门前贴的大红春联被人撕得各散东西，人们异口同声地问：“这是谁在搞破坏呢？”村里的18户人家，你问我，我问他，大家都说不知道，后来再一打听，原来是应新做的“好事”，想不到是这么乖的孩子做的。问应新：“你撕春联做什么？”应新答道：“用这些大红纸浸水做红颜料，画画用的。”于是，宽厚的大人们原谅了小应新，只说了句：“以后不要这么早就撕。”也不追究此事了。

然而，这件事传到父亲耳里，立刻皱起了眉头。他是村里最有学问的小学教师，身穿深灰长袍，国字脸上蓄着两撇胡子，拄着拐杖，急忙走进儿子的房间。儿子见到父亲的身影，立刻变得规矩了，装着用心地做作业，父亲随手翻开习字簿和课本，上面画得乱七八糟，父亲大声地说：“以后不准再画画，要好好读书！”应新反问：“为什么不准画画？”父亲严厉地回答：“画画没有出息，读书才是正经事。”七岁的应新无法理解父亲的定论。其实父亲不准儿子学画，是想儿子读好书，取得文凭，将来找份好工作，可以养活全家就行了，这种观念是由家庭遭际、农村意识所形成的。

虽然父亲反对应新学画，但只字不识的母亲却偷偷地支持他，每逢上山砍柴，母亲总要带回一包在山上摘来的黄栀子，给他做黄色颜料。有时，母亲要走四五十里山路到罗琴山砍柴，再把柴挑到20多里路外的平岗圩去卖，用她的血汗钱为儿子换回一两刀竹纸，给儿子画画，如此付出都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

应新一、二年级在父亲任教的阳江县织篲镇溪头中心小学读书，由于父亲喜

爱种梅，常帮乡亲友人接枝育苗，校园里的几十棵白梅，都是父子俩亲手接枝培植的。每到梅花盛开的时节，能吟诗作对、善画梅兰竹菊的父亲经常带着应新，陪同老师、友人赏梅，大人们边赏梅边吟诗，有时还摘一小枝梅花给应新玩，他就高兴地带回家，关着房门偷偷写生至深夜。这样的经历，使关山月从小就与梅结下不解之缘。

父亲课余时间，还常帮人家画扇面、帐眉，应新就在旁细看，这也成了他学画的一个好机会。

父亲还规定他每天做完功课，要背读唐诗或对上联子才准去玩，但他并没有去玩，却是躲在房间里，埋头学画。20世纪20年代，大人的香烟盒里的美术图片、中秋月饼盒上印着的嫦娥美女图和农村家门口贴的门神画都是应新的画谱。

应新第一次在学校里见到彩色的中国省份地图时，就花了很长时间把它临摹下来，没钱买颜料，就把水瓜叶扭出的汁做绿色颜料用，把水横枝上的黄栀子制成黄色颜料，把瓦片磨成粉末制成褐色颜料，用大红对联来泡水，就有了红色颜料，一幅彩色的地图被他完成了。此时，儿盼学画的举动，父亲全看在眼里。

当然，应新也有玩耍的时候，他会到村边的小河捉鱼摸虾。应新六岁那年的清明节，跟着家人去扫墓。回来时，村边小河正值涨潮，因河上没有桥，走在前面的小孩已蹚水过去了，而矮小的应新，也跟着走下河去，不料两脚一陷就沉下去了。这时，幸亏父亲的轿夫下去把他捞起来，应新才没有被淹死。后来父亲出钱在河上架了一座石板桥，为村里做了一件好事。但应新再也不敢去河里玩耍了，而没有学会游泳却成了他心中的一件憾事。

10岁时，父亲为应新改名关泽霈，他跟着父亲转去阳江县织篦小学（现在的奋兴中学）就读三、四年级。和泽霈同住的卓同学，有一次在书贩那里买了一本《芥子园画谱》，两人高兴地临摹那画谱上的画，临完后贴在墙上，自我欣赏，

他认为这就是他在小学阶段里，最高兴、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几年后，泽霈的父亲失业了，为了儿子有书读，父亲想办法申请了靠公尝^[1]资助的学费，让儿子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平岗圩平岗小学读五、六年级。住在祖父那里，虽然生活艰苦，但泽霈却更加勤奋了。假期，他就回家帮忙做工，闲时还跟堂叔和哥哥学画炭相，很快就学会了炭相放大术，乡亲们送来画具，请他按旧照片放大画祖先像，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父亲开始让他帮忙画扇面。当父亲看到儿子画的梅花时说：“不像小孩子画的。”这就是父亲对儿子最大的鼓舞。

泽霈小学毕业后考进阳江县立师范学校读免费的初中，因没钱在学校寄宿搭食，只好住在公尝盖的关屋公馆里。逢周六晚上，他就回家挑柴米出来，交一点菜金，自己煮饭吃。有一次没钱交菜金，只好把村组寄放在自己家里的铜锣拿去当，才解决了这一周的伙食费。

暑假，又有乡亲送来竹布、笔墨、颜料等画具，请泽霈画帐眉、门帘，父亲高兴地认为儿子开始有出息了，而儿子高兴的是可以有条件学画了。

到了1930年夏天，泽霈从阳江县立师范学校初级师范班毕业了，图画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他去报考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希望他能圆儿时的梦。由于泽霈的努力，结果同时考上了广州市艺专等三所学校。当儿子高兴地将三张录取通知书交给父亲时，父亲考虑到家中除了大儿子可以独立生活外，十几口人的生计都应付不，哪里还有钱供儿子升学呢？他只好说：“就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吧！”

泽霈的心顿时凉了，但他很快就明白，读师范是免费的，而美术学校一个学期的学费就要几十元，父亲怎么可能支付得起这么昂贵的学费呢？另一个选择是警官学校，他更不喜欢了。揣着一肚子苦闷的泽霈，也只好“儿从父命”了。

[1] 公尝指关氏宗族的公用资金，由宗族会长管理。

年轻的泽霈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广州城，好不容易找到大南路学旅，这是由一座旧祠堂改建而成的简陋的小旅店，安排好住宿后，立即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办理了报到手续。随后，他又迫不及待地直奔位于观音山麓的三元宫，因为广州市艺专就设在里面，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第一次踏进他心目中高大而庄严的学府，但眼前见到的却是一所门楼不高大，围墙很破旧，校牌不显眼的学校，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伟大。而此时，令泽霈羡慕的只是那些进出校门的学生们，他心里想：本来自己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惜没有钱交学费，无缘自由进出这个校门，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泽霈虽然读不到正式的美术学校，但是广州城里的许多裱画店却成了他免费的“美术学堂”，如文德路、西湖路、第十甫的裱画铺，里面挂着很多裱好的画。他第一次看到高剑父老师的画，就是在西湖路的裱画铺的墙上，画的是气势逼人的苍鹰兀立在巨石上，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如果有机会拜高剑父老师为师就好了”的念头。从此以后，每逢节假日，他就独自去青年会、六榕寺、静慧公园、花地孤儿院、广州市艺专观看各类的画展。

1931年春节期间，泽霈去长堤青年会看春睡画院师生画展，这些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看画展，泽霈都用心记住一些展品的构图、用笔、设色，回到宿舍后将它们默写出来，从这里他就学到了很多绘画的技法。

在广州期间，泽霈从报纸上知道，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曾是辛亥革命早期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成员，他们提出中国画要反映生活，表现新时代，提倡“新国画运动”。高剑父在谈到他的新国画观时说：“我的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想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所谓师学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東西。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



1932年，关山月（右）和父亲关籍农（中）、大哥关泽霖（左）合影

更吸取各国古今绘画的特长，作为自己的营养，使成为自己的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的新生命。”“要创造新兴的中国画，时代的中国画，革命的中国画。”同时指出“提倡艺术革命是为艺术创造新生命”，主张“摘取古今中外画家之精华，一炉冶，真美结合，使成自己的血肉”。但报纸上又刊登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不同意见，说这种革新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大逆不道”“国画的叛徒”等，报纸上的互相争辩，热闹非凡。学生时代的泽霖觉得难以理解。然而，在这阶段，他也吸收了很多艺术革新的新思想。

泽霖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二年级时，画了一幅人物画和几幅花鸟写生画参加学校校庆画展。画都是摹仿高剑父、高奇峰的笔法画的，人物画画的是当年西北军将领马占山骑着高大骏马，背着短枪，举起望远镜瞭望前方的英雄形象，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赏，尤其是图、工、体、乐专科的同学们，后来常约他去参加写生活动，他心想：我的命运还是好的。

泽霖还利用假期回家乡阳江，以“子云”为笔名举办了画展，有宣传抗日题材的作品和花鸟写生画。他还用一块大白布画了一幅抗战宣传画《来一个杀一个》，横挂在当时阳江城最热闹的南恩路上。这是他离开家乡外出读书后，第一次向父老乡亲汇报和宣传抗日，深受乡亲们的好评。

1933年，是泽霖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学校安排他们毕业前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情况。学生们高兴地登上四万多吨的“日本皇后”巨轮，先后调查参观了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各地的小学教育情况，同时也游览风景区。在游览苏州虎丘山时，泽霖打开带来的画夹进行写生，引来许多游客围观，其中有一对外国夫妇，一直站在旁边看他画完，并问泽霖：“要多少钱可以买这幅画？”泽霖说：“如果你们喜欢，就送给你们，不要钱！”外国夫妇连声道谢。就这样，签有关泽霖名字的画作，第一次被外国人带走了，泽霖根本不在乎这张画的去向，

高兴的是，关泽霈的画第一次出国了。另外，在游览杭州西湖时，他也画了西湖风光的水彩写生画，后来还用镜框镶好挂在学旅房间的墙上，可惜不久就被人看中偷走了。

就在泽霈满载学习的成果回归的途中，他怎么也想不到，此时自己千里之外的家庭却发生了不幸的变故。

待考察教育活动结束后回到广州，发现一封厚厚的家书放在宿舍的床头，突然一个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泽霈满怀不安地拆开信封，只见一块沉重的黑纱从信封里掉下来，他顿时呆了，看完信后，模糊的眼睛看着那可怕的黑纱，泪水不自觉地夺眶而出。此时，他眼前浮现出的一幕是：生他养他的母亲，操劳了一辈子，积劳成疾，却无钱医治，结果吐血长逝了。一个不该早逝的母亲，看着一群未成年的、无依无靠的孩子们，临终前只是一个劲地呼唤着已长大了却又不在了身边的孩儿：“应新！应新！……”泽霈仿佛听到亲娘在绝望中呼唤着自己的名字。

而在这三个月前，家中的幼妹和大母也相继离开人世。为了办这几宗丧事，父亲把仅剩的三亩多田产押给了邻村的地主。于是，本来泽霈毕业后可以升上勤勤大学的愿望，也不能实现了。

泽霈只好到广州市第九十三小学做教员，工作了一个月后，才敢向何恩绶校长请了几天假，回家奔丧。他从广州坐长途汽车回到阳江城，又从城里步行回到家，整整用了一天时间，以往是归家心切，这次回来却是害怕一切。见到自家门前挂着两对白底蓝字的大灯笼，还有两副蓝底白字的对联，泽霈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有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大门，不知不觉已跪在厅里的两座灵台前，边流着眼泪，边点着香火，跪拜了三拜又三拜才起身。

泽霈擦干眼泪，走进父亲的房间，只见消瘦可怜的父亲，满脸泪水说不出话来，父亲床头墙壁上挂着新题的一首诗：“行年五十八，而作老鰥夫。茫茫天地窄，

无泪哭穷途。”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儿子认为再也没有词句可以安慰父亲了，父亲承受的打击同样落在儿子的心里，他担心的是父亲怎样支撑下去，相通的心灵尽在不言中。

不久泽霈回到广州任教，第三个噩耗又传来了，父亲丢下一大群儿女，跟着母亲走了。对于关家来说，这是不幸的1933年，一年之内，走了四个人。一个庞大的家庭，没有了支柱。父亲的丧事草草办完后，泽霈才有空回家奔丧，家里留下许多挽诗挽联，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教育界的老朋友、邻村桐山小学梁泽西校长的一副挽联：“家国久伤怀，愤不欲生，琴鹤竟随妻妾逝；因园方息影，安然摆脱，马牛免为子孙劳。”泽霈知道，父亲是无可奈何地走了，满头白发的外祖母，看着这一群可怜的外孙们，毫无主见地问泽霈：“今后怎么办？”可他也知道怎么办，只好去找禹传堂叔父商量今后的出路，大家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只有“走为上计”。他们把年迈的外祖母送回织贡山区马尾村，住回她那用茅草盖顶的家；把最小的只有五岁的八弟送到已出嫁的琼妹家，帮忙放牛；把五弟、六弟送进广州市芳村孤儿院，而六岁的七弟由泽霈带在身边。

一个书香世家就这样支离破碎了，这就是泽霈的家，在灾难之年的结局。

1934年1月，父亲关籍农的墓碑刻写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吉日，关公讳上尚号籍农之墓，前众兼院议员清举人何铨绳题。”

处理完家事后，泽霈回到广州市第九十三小学上班，学校安排他教语文课并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

一天晚上，他在灯下批改学生的作文，看到女学生李淑真写的一篇日记：“……父亲病了，没钱请医生和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退学去做工，但就没书读了，不知怎么办好……”泽霈看到这里，想起这是个聪明勤快的小姑娘，平时在班里是个大姐姐，主动帮助小同学，做好班里的工作，大家对她印象很好。

想不到她也面临失学的厄运，担任班主任的泽霈颇有同感地难过起来。

第二天下课后，泽霈把李淑真留下来，关心地问她：“在日记里写的话，是怎么回事？”李淑真难过地向老师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的亲生父亲黄有是番禺人，因为到安南做小生意，娶了一个安南妻子，生了七个孩子，算命先生说这个女儿命不好，不能留在家里，就把她送给广州一位同乡李秋山做养女，取名为李淑真（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纪念养父李秋山和生父黄有，她自己又改名为“李秋璜”）。李秋山是个粤剧演员，因没有儿女，所以对淑真很疼惜，从小把她打扮成男孩，直到九岁，才还她女儿装。因为父亲是靠“过山班”下乡演粤剧为生的，年年是举债度日。在淑真11岁时，父亲得了肺病，不能登台演戏，没有收入了，懂事的淑真看见父亲病重，无钱医治，还要养活全家，便主动向父亲提出，把她卖给人家，换钱为父亲治病。父母别无选择，只好把她押给广州市龙导尾的一家地主，换了些钱回来，为父亲治病。她在地主家干着粗重的家务，还要为地主婆按摩、洗脚、装烟……过了差不多一年奴婢生活，后来，幸亏父亲的病好转，又能登台演出了，接着就赎她回家了。并在她14岁时，送她入读九十三小学读三年级，但想不到的是，现在父亲旧病复发，她担心又要失学了。

听完学生的倾诉，泽霈联想到自己的家庭也同样艰难，无能力帮助她，只能掏出仅有的几毛钱，递给这个可怜的女学生：“拿回去给你爸爸抓药吧。”淑真感激而难过地说：“我不能要先生的钱，因为您也困难……”老师的关怀也挽救不了学生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

后来淑真父亲病情恶化，被送到那间专门收留没钱治病的穷人的方便医院，几天后就病逝了。接着，母亲也连夜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登门讨债的债主就来封了李家的门，年仅16岁的弱女李淑真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债主还说要捉拿孤女抵债，淑真独自躲在偏僻角落哭泣了整整一天，她最后想到的只是绝路一条。

淑真哭干了眼泪，慢步走向人来人往的海珠桥，在她的眼里，美丽的珠江夜景已经模糊了；在她的眼里，滔滔的珠江水就是她的泪水，只有与它融为一体，才能带走这人世间的痛苦。她仿佛见到父亲在向她招手，于是，她跨上栏杆，闭上双眼，准备跃身跳下，就在此危急时刻，她的身体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她听到一个声音说：“淑真同学！不能这样！”原来，这是九十三小学的一个女杂工，她是终身不嫁的顺德“自梳女”杏姐，在学校里，她就很关心这个穷女孩，常会偷偷送饭给淑真吃。最近，知道她父亲病逝的事，就预感她会出事，所以杏姐尾随着她走向海珠桥，果真就出现上述一幕。

淑真被杏姐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她倒在杏姐的怀里埋头大哭，不知道说什么好。回到学校后，杏姐温暖爱护她，答应收留她，同住在她的校工房里。另外，张英逢老师向教师们提出共同抚养这个孤儿学生。此时的淑真，又重新活过来了，她在班里是个好学生，下课后，是个勤快的杂工。她想：只有好好学习，多为大家做事，才对得起大家。

在九十三小学任教的泽需和从家里带出来的七弟住在学校里，他白天要上课，晚上还要照顾弟弟。淑真晚上有空，就常跑到老师家里，见老师忙于改学生作业，她便主动帮忙洗衣服。张英逢老师和杏姐见到后，觉得不如劝泽需娶了淑真，这岂不是两全其美？泽需听了张英逢的建议后，想道，淑真确实是个好姑娘，她长期靠大家捐钱过活，也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而自己孤身一人带着弟弟生活，没人照料，也没有家庭温暖。也许是“同命相连”吧，泽需心动了。杏姐再去问淑真，淑真是很尊敬关先生的，便点头答应。

1935年9月2日，老师们合伙凑钱准备为泽需和淑真举行婚礼，在广州惠如楼摆了两席喜酒，本来这是淑真的终身大事，应该高兴才是，可她却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总觉得没有家长主婚和嫁妆，连一件漂亮点的衣服也没有，太不光彩了。

无论大家如何劝求她出席婚宴，她就是不肯去。她内心非常难过，宁可留在家里。

婚后的生活是艰难的，但在泽霈的眼里，淑真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她可以把泽霈的月薪 47 元 5 毫银洋支配得很妥，包括一家三口的食宿和水电的支付，好像她能把一分钱掰开两半来用似的。后来一次吃饭时，泽霈偶然拿错她那碗饭，才发现她的饭碗里面竟放着一只倒扣的小碟子，上面只有少量的饭粒，或以青菜充饥。泽霈知道后，心里难过极了，妻子还笑着说：“你不知道吗？我是最喜欢吃青菜的！”

有了贤内助，温馨的家改变了泽霈的生活，使他更专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